H. H. MU CHINESE LIBRARY

文編卷之五十六目録

記

永州新堂記　柳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柳
夷陵縣至喜堂記　歐
韓魏公醉白堂記　大蘇
蓋公堂記　大蘇
齊州二堂記　曾
有美堂記　歐
相州晝錦堂記　歐

墨君堂記　大蘇

張君墨寶堂記　大蘇

王君寶繪堂記　大蘇

吳氏浩然堂記　小蘇

王氏清虛堂記　小蘇

畫舫齋記　歐

東齋記　歐

君子齋記　王

眉州遠景樓記　大蘇

李君藏書房記　大蘇

南軒記　曾
學舍記　曾
燕喜亭記　韓
豐樂亭記　歐
峽州至喜亭記　歐
峴山亭記　歐
泗州先春亭記　歐
游儵亭記　歐
陳氏榮鄉亭記　歐
李秀才東園亭記　歐

蘇氏族譜亭記 老蘇

喜雨亭記 大蘇

放鶴亭記 大蘇

墨妙亭記 大蘇

黃州快哉亭記 小蘇

醒心亭記 曾

清心亭記 曾

道山亭記 曾

飲歸亭記 曾

凌虛臺記 大蘇

○超然臺記　大蘇
○擬峴臺記　曾

文編卷之五十六　記

荆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門人　丹陽姜寶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墊江胡帛子行　校刊

永州新堂記　叙事格　柳

將為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絶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蛇虺之

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常公之來旣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旣焚旣釃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青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内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

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敘事格　柳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

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栢杉櫧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子書旁具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闊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

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白
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
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
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
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
以不記

周匝曲折渾成此柳文之佳者

夷陵縣至喜堂記　不照應格　歐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
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鱅魚

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郛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匽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柵甓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旣

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勑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其有罪來是邦朱公於其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疏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絶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

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盗爭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為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旣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

辭題

前段言風不美而太守能變其俗後段言仕宦得善地

此文前後亦不用照應

韓魏公醉白堂記　比擬格　大蘇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旣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

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疆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廪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

樂天之所同也公旣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楊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彦將

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公薨旣塟忠彦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變格

蓋公堂記　清淨　譬喩格　大蘇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内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寒受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

爲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内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

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淸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塞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

主意

更不粘前

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於九仙
此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
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齊州二堂記　辯証格　曾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
木為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為徙官之廢屋
為二堂於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
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
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
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

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
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法 二家所釋雷澤河濵
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
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
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
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嬀水
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
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廼居嬀汭則耕歷山蓋不同
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廼因嬀水出於雷首遷
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

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
名歷城爲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
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
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
至于渴馬之崖葢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
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
城之西葢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
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弃糠於黑水之
灣者而見之於此葢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
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

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
于海舟之通于齊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井泉冠於
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
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
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然
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
也預蓋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
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
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

有美堂記　累棋格　歐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
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
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
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
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
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
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
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
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
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

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
南奇偉秀絶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
潜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
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
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
於混世及聖宋受命海内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
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
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特知尊中國効臣
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
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盖十餘萬家環以湖山

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太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如累九層之臺一層高一層真是奇絕

相州晝錦堂記　　護題格　　歐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

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
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愚夫愚
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
爲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
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
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
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
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
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
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

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脩記

前一段依題說起後乃歸之於正此又題格也

墨君堂記　開闔格　大蘇

開闔變化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

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迺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脩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

不賢之然與可獨能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
容談笑揮灑奮迅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
偃仰之勢風雪濤偶以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
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
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
不足以知君頎從亦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
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別館云

張君墨寶堂記　大蘇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　客　暗　聽
焉自以為高而笑之弾琴奕棊蓄古書法圖畫客至　主

出而誇觀之自以爲客　士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
所以自表見於後世　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
而豪傑之士又相與　笑之以爲士當以功名聞於世
若乃施之空言而不　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
也而其所謂功名　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
呂稷契之所營創　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不
免乎笑曰是區區　者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
孔丘知之以爲　笑　士之相笑豈有旣乎士
方志於其所欲得　則小也　一軀忘親而馳之者故
有好書而不得其　法則掛　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

剖塚斷棺而求之是豈有色臭味足以移人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況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此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書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予爲記予蜀人也蜀人諺曰。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求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予觀之君豈久閑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予

之所言者爲鑒

此文前後各自爲議論暗相照映甚密

王君寶繪堂記　　反題格　　大蘇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

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咲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畜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

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墨寶堂與此二篇皆小題從大處起議論有箴規之意焉

吳氏浩然堂記　　解意格　　小蘇

新喻吳君志學而工詩家有山林之樂隱居不仕名

其堂曰浩然曰孟子吾師也其稱曰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吾竊喜焉而不知其說請登我言其故予應之
曰子居於江亦嘗覩於江乎秋雨時至溝澮盈衆
水旣發合而爲一汪濊淫溢充塞坑谷然後滂洋東
流蔑洲渚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
隕浩然物莫能支子嘗試者之彼何以若此浩然也
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停得下而流
忘己而因物不爲易勇不爲險怯故其發也浩然放
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内無待乎外
其中演漾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

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生死得失而不懼蓋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今子將登子之堂舉酒相屬擊槁木而歌徜徉乎萬物之外子信以爲能浩然矣乎

譬喻逆說正意順說

王氏清虛堂記　　解意格　　小蘇

王君定國爲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瓌奇琬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

咏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旣夕凡遊於其堂者藹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鄕也或曰此其所以爲淸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淸者爲淸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爲虛故淸者以濁爲汙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盖物無不淸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淸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淸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淸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棄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迭蕩於圖書翰墨之囿沉酣縱恣洒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

顏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賾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旣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禍患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然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内意其有眞淸虛者在焉而未見之也王君浮沉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騖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熙寧十年正月八日記

此文亦有箴規言其所以爲淸虛者不足爲淸虛

也議論亦本莊子

畫舫齋記　設難格　歐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户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發難）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

之用也今予治齋於所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
不矣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
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
里其羇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
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
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冐利與不得
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
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
山川所歷舟檝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欻宜其
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眞樂

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寓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東齋記

歐

以數句解題

官署之東有閣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閒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

縣界亦狸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戶纔七八
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腴則少爭
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職者甚簡
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然又素病羸宜
其有以閒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自爲學常
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病咳血然
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若古人述作之文章
誦之愛其深博閎達雄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
暢乎以平釋然不知疾之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
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

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瞑眩而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樂善者歟旁有小池竹樹環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言笑終日不倦而某嘗從應之於此因書於其壁

錬

君子齋記　解意格　王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齋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

之君子盖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尋之而以親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親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无譎者盖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羞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親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恥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恥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恥辱不足以槩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

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已由后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盖所以牓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眉州遠景樓記　　略題格　　大蘇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

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輙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録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别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

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

筆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為易事旣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　上不奪其請旣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

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録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録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晩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此文造意亦奇更不在作樓與遠景上說

李君藏書房記　　解題格　　大蘇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

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盖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盖衆紙與字書日趨

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
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
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
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
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
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予
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
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
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
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

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
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
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
也予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
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
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
求予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
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南軒記　　曾

得隣之茀地燔之樹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

囂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顧
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閑隱隩吾性所宜驅
之就煩非其器所長況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
間邪然吾親之養無以脩吾之昆弟飯菽藿羮之無
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
也其能無歉然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
役於物者有以爲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
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
於是耶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
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託遠

醫家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曆法星官藥
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皆伏
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月
憊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萬事之說其於天地萬
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
致無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邪吾
覽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事引
類始終之槩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其
過也改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
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

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南豐曾鞏記

學舍記

曾

余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闚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

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與睢汴淮泗出於京師東方則絶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禹會稽之山出於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貞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巔崖莽林貙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单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壤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遘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

嫁四時之祠與夫屬人外親之間王事之輸此予之
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
所序盖其一二之物也得其間時挾書以學於夫爲
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
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
之作者爲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視而嗟
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余之力
無以爲乃休於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
或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余之宜也予之勞心困
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爲之矣予之卑巷窮廬冗衣礱

饜也莫之羨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章平生之所好慕爲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而有力者所得爲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爲學舍記

燕喜亭記　叙事格　韓

大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却

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
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
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旣
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
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
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
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
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
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
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

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非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蝯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瓌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豐樂亭記　　　　發題格　　　歐

脩旣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甞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甞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

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
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
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
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
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
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
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
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
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
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

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
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
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峽州至喜亭記　解題格　歐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
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
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
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
水道岷江不絶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
三峽爲荊江傾折回直捍怒鬬激束之爲湍觸之爲

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靡潰漂沒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

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遑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峴山亭記　　歐

起便超卓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

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

與東園記同體皆引故事略用自語點化

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

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旣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竝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

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
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
熈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脩記

泗州先春亭記　不解題格　歐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旣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

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稟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

羇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知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此作雖亭記而記堤爲詳重其大者也作亭旣不詳故不觧先春之意

渾成　游儵亭記　借客形　歐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荆州合沅

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大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胷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荆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眞勇者也然

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
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怪之爲
壯哉故名其亭曰游鯈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
記　　奇文

陳氏榮鄉亭記　　觧題格　　歐

什加漢某縣戶若干可征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
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驁惡猾
驕善貨法爲蠹孽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
孤寓思歸以苟滿歲脫過失得去爲幸居官既不久
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剌剔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

皆宿老其事根堅宂深爲其長者非甚明銳難卒攻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人特不喜秀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已短長以譏之爲已病也每儒服持謁嚮縣門者吏輙坐門下嘲咻踞罵辱之俾慙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之羅中以法期必破壞之而後已民旣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昔吏之所爲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其好學者不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爲鄉丈人而已比年蜀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而什邡獨絶少陳君什邡之鄉丈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

讀書爲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縣門出入閭閈必鄉其服鄉人莫知其所爲也已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嚴夫始改衣詣門應詔吏方相驚然莫能爲也旣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君戒且約曰嘻吾知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可以爲榮君行達得選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搆築者明年嚴夫中丙科以歸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悔且歎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嚴夫初爲伊闕縣主簿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嘗語予如此

欲予之志之也巖夫爲縣吏材而有内行不求聞知於上官而上官薦用下吏之能者歲無員數然卒亦不及噫巖夫爲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爲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鬻所長以干其上其守道自脩可知矣陳君有子如此亦賢夫人也予旣友巖夫恨不一登是亭往拜陳君之下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又嘉巖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

李秀才東園亭記　小題作大題　歐

脩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

命脩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曾桓
自家一段意思明白此篇與梅聖俞孫子註序及穀城學記文同
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為鬬國相勝敗然怪其山
川土地旣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
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彊諸侯制度而為大國何也其
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
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
見僻居荊夷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
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産無美材土地之
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
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一百年間未出一

士豈其痺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
能道其風土地旣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
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
娛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
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徃求美
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
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脩先人之所爲予亦壯
不復過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
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孽
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荄之甲者今果矣問

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
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
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
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
甓其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
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
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此文直說下去入題處不用收拾為人作一園記
直從郡國說起是何等布置

蘇氏族譜亭記　辯題格　老蘇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
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
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
起頭另自一段
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
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
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
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隣里也乃作蘇氏族譜
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旣而告之曰凡
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
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

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

缶文字

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孫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孫子也而孝悌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孫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别混自斯人之

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耻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頗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内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

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喜雨亭記　叙事格　大蘇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

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飢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

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放鶴亭記　借客題主格　大蘇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

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論得超脫）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非坡翁胸襟不能為此言）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

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墨妙亭記　解題格　大蘇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

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遥堂之東取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 吳興自東晉爲善地號爲山水清遠其民足以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爲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適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飢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勸分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 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爲莘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

揷入一段没要没緊的

爲樂又以其餘暇周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爲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一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莘老求文爲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爲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爲差久今乃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旣昔人之惑而莘老又將深檐大屋以錮閣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爲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

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亭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黃州快哉亭記　小蘇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

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俗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盖有諷焉夫風

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詩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也哉

醒心亭記　　北擬格　　曾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旣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之凡公與州之賓客者游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群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覩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事之所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胡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

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爲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沒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清心亭記　觧意格　曾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爲徐之蕭縣

其滄所之東亭以爲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殤女之悲不果爲明年春又來請屬予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爲而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爲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總)是有法誡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齋其心也虛其

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齋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爲是亭曰不敢以爲遊觀之美蓋所以推本爲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其所存者亦可謂知其要矣乃爲之記而道予之所聞者焉十一月五日南豐曾鞏記

程朱以前此等議論亦少

道山亭記　曾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在閩者

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髪或側逕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載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虫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

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陿多阻豈虛
也哉福州治候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
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
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
晝夜屬於門庭麓多傑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
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
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粤王山
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
瓌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
爲是州得閩山嶔崟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

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
謂在江海之上為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
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
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
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𡏖之外其志壯
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
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
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為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射　飲歸亭記　　曾

金谿尉汪君名溝為尉之三月斥其西垣為射亭既

成教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記於予請數反不止予之言何可取汪君徒深望予也既不得辭乃記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樂以辨德記之所謂賓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力而尚技以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士貫革之射是也古者海內洽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於有司及三代衰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揖讓之射滋亦熄至其後天下無事國家嘗閒暇矣先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來千有餘歲衰微紕塞空見於六藝之文而莫有從事者

由世之苟簡者勝也爭奪興而戰禽攻取之黨奮則強弓疾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其不以勢哉今尉之（入題）教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衆雖小然而旗旄鐲鼓五兵之器便習之利與夫行止步趨遲速之節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而在乎無事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塡衛百姓其不幸殺越剽攻駭驚閭巷而並逐於大山長谷之閒則將犯晨夜冡霧露蹈阨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入千里而與之有事則士豈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所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軍實

令廟廡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亭汪君之志與其職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生尉文（非此一轉則疏）（脫矣）吏以禮義禁盜宜可止顧乃習鬭而喜勝其是歟夫治固不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上服冕搢笏使士民化姦宄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也故汪君之汲汲於斯不忽乎任小其非所謂有志者耶

凌虛臺記　輕題格　大蘇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

臺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高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

敘事囑奇

立論亦奇

露之所蒙翳虺虵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

存亡也旣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超然臺記　　解意兼叙事格　　大蘇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

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鬭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朞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脩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

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
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
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
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
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
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
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
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
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
也

前叙超然之意後段叙事
此後二篇皆本之莊生

○擬峴臺記　不觧題格　曾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溪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毁蓋藏棄委於榛藂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

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構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藂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煙雲開斂日光出歿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

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

文編卷之五十六 終

文編卷之五十七目録

記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柳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柳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歐
明因大師塔記　歐
彭州圓覺禪院記　老蘇
大悲閣記　大蘇
大悲閣記　大蘇
勝相院經藏記　大蘇

中和勝相院記　大蘇
清風閣記　大蘇
分寧縣雲峯院記　曾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王
仙都觀三門記　曾
撫州招仙觀記　王
游黃溪記　柳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
鈷鉧潭記　柳
鈷鉧潭西小丘記　柳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
袁家渴記 柳
石渠記 柳
石澗記 柳
小石城山記 柳
遊褒禪山記 王
菱谿石記 歐
浮槎山水記 歐
木假山記 老蘇
戕竹記 歐

伐樹記　歐
養魚記　歐
芝閣記　王
墨池記　曾
○畫記　韓
石氏畫苑記　大蘇
洛陽牡丹記　歐

荆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門人　丹陽姜寶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埜江胡　帛子行　校刋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雜題格　柳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絶然而薪蒸篠簜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群而翦焉叢莽下頽

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闊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

一論繇得奇

余謂昔之上人者晨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一有乎字）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

書于石

謹嚴格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叙事格　柳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屛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梗柟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

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幽蔭薈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陿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還茲丘之巔與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題外格 歐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爲也遷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逸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斸鉏夷畎畝樹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徒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羸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慙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不我

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爲政
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爲善其法曰有能
捨巳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欲皆
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爲善
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佛十
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十二
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夷陵自
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礱而載于舟問其
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爲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
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賈

爲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爲幸又知在上者庶
已而思有以報顧其所以爲之心又趨爲善皆可喜也
乃爲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
也

明因大師塔記　　歐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
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
三年始爲童子辭家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
師惠璘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
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

右街敎門事九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
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寺過其廬問其
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
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
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
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
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
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非
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
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

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至唐其并以
興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爲雄亦卒以
王既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遼時之故相次出三
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熟兵鬬饑軍死戰勞
苦幾百年不得息既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
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
息勞苦爲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
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乏室不
土力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
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

之曰死矣爲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
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論奇

彭州圓覺禪院記

飜案格　老蘇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
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爲自欺且爲欺天蓋君子
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
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畀
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
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
能馭其形而況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

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爲愈予

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爲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爲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

以得名者請予爲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爲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于保聰聰又合其鄰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爲記

大悲閣記

大蘇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

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
八萬四千毋陁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
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
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
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
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
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
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
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
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

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
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
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
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
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
之像未覩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傳通其
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
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
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
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

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
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征或失所措
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
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
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
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籐杖
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
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
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

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此翁素精於佛家之言

亦奇作 大悲閣記 譬喩格 大蘇

羊豕以爲羞五味以爲和秫稻以爲酒麴蘖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煖燥濕之候一也而二人爲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爲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即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棄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齊捨

其度數以爲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爲人之所嘔棄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律歷宮廟服器冠昏喪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傳於書而載於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

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爲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爲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爲、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爲、則飽食而嬉而已、是爲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口病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仞爲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爲記余嘗以斯語

皆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以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
有爲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爲大以欺佛者故爲
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議論凡三層

勝相院經藏記　　大蘇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
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
勝相以無量寶黄金丹砂琉璃貝珠旃檀衆香莊嚴
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
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諸護法神鎮守

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饑人入於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饑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

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髪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鍾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貧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寳藏偈願我今者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事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

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
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
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
旣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
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
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
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
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
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
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中和勝相院記　滚反題格　大蘇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林踐荊棘虵虺袒裸雪霜或刲割屠膾燔燒烹煑以肉飼虎豹烏鳥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

此記用禪家呵祖駡佛機關

億生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絶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莫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門比丘錙名爲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

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
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
所謂戒者爲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爲剟其
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
攝衣升坐問荅自若謂之長老吾嘗究其語矣大抵
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
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遊四方見輒反覆折
（摧山倒海）
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
已爲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
（詐得有體見作泥不爲佛）
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乃以

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爲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始遊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爲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旣足以慼慨太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強爲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清風閣記　大蘇

脫去俗氣

文慧太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爲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爲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爲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爲汝放心遺形而強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爲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

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爲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窻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意奇甚

分寧縣雲峯院記　略題格　曾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

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壤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冨者兼田千畝廪實藏錢至累歳不發然眎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碁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詐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爲章印摹文書以紿吏立縣庭下

變僞一日百千出故雖管朴徙其死交迹一不以屬心
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其勤而習如是漸涵入
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
雲峯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
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修之門閎靚深殿寢言棲
客之廬齋庖庫庾序列兩傍浮圖所用鐃鼓魚螺鍾
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
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
有餘輒斥散之不爲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
能獨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汩

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賢邑人者必道常乎此寺未敢必也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藋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畀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來求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子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爲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短格　王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予

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月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仙都觀三門記　　曾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於度則譏之見於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爲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

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仙都觀世傳麻姑於此仙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其隆反平寬衍沃可宮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所不能災予嘗視而嘆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徒使世之衒衒施施趍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耶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宮從而修也宜慶曆六年觀主道士凌齊曄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庳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請予記予與齊曄里人也不能辭噫爲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而告之天下之

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犁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余言爲厲己也夫

撫州招仙觀記　　王

招仙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得知也祥符中嘗廢廢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德其去人相與言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爲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予舅氏以乞予書其復興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爲然而

全之爲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於人
也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爲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
慶曆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游黄溪記　　柳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
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
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黄溪東屯其間
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黄溪最善黄溪距州治七十
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黄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
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

潭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

黄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

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

元和四年也

鈷鉧潭記　　柳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潨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

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鈷鉧潭西小丘記

柳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

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廻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嵁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悽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呉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隷而

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一

袁家渴記　　柳

冒頭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

小

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

此段似子虛賦

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

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柳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

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柳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柳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

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儁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遊褒禪山記

王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

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不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而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

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

川王某記

菱谿石記　零零碎碎作文歐公獨長　配東園亭記　入細格　歐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爲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

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客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民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有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又轉）夫物之奇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

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否乎用此可為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否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委曲幽妙

浮槎山水記　相形格　歐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

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

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猒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

蓋其兼取於物若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脩記

敍得奇

木假山記

累棋格　老蘇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

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

魁崖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前段言三峯之幸後段言三峯之可敬

戕竹記　叙事格　歐

此篇稍顯歐公常作

洛最多竹樊圃棊錯包篺栉笋之龡歲尚十數萬緡坐安侯利寧肯爲渭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簡歷芟養率須謹嚴家必有小齋閑館在虧蔽間賓欲賞輙腰輿以入不問辟彊悟無怪讓也以是名其俗爲好事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鎌斧亡公私誰何且戕且

稃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隱一毫爲私不輿公上急病服工官爲慢齒王民爲恃如是累日地榛園秃下亡有嗇色少見於顏問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噫古者伐山林納材葦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經于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土宇廣斥賦入委疊上益篤儉非有廣居盛囿之侈縣官材用顧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斂取無藝意者營飾像廟過差乎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節用而愛人天子有司所當朝夕出誅慮守官與道不可以忽也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木

伐樹記　生意格

歐

署之東園久蕪不治脩至始闢之糞瘠漑枯爲蔬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既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脉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疏輕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脩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爲杏地邪因勿伐既

巧妙

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棄杏之材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脩者僕夫曳薪過堂下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邪夫以無用處無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

樂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旣去脩然其言而記之

養魚記　含意格　歐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脩竹環繞蔭映未嘗植物因洿以爲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鍤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乎偃息其上潛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

不能廣其容盎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嚚昏而無識矣乎子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群小魚游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芝閣記　廣題格　王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　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

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　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巖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况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墨池記　推類格　曾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地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耶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耶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耶則學豈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耶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

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學者耶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後世者如何哉

○畫記　韓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

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
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
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
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
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
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
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
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
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
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

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

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
之所能運思、蓋藂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
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
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
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
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模得之、遊閩中
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
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
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
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石氏畫苑記　　輕題格　　大蘇

石康伯字幼安眉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謏謏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畫道人劒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爲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游知其急難甚於爲已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輙舁置其

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一狀貌如四十許人須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爲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其家蓄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故得其畫爲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笥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

此皆真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録者獨考

其爲人之大略云爾

不做題目與寶繪堂記意同

洛陽牡丹記　　歐

花品序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爲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衆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巳下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齒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

高下是洛陽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
緋桃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它出者而洛
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則不
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
曰牡丹而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
三河間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
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
之和者多故獨與它方異予甚以爲不然夫洛陽於
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
崐崘旁薄之間未必中也又況天地之和氣宜遍被

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推於物也亦宜爲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極美與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與夫瘿木臃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分氣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圓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爲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爲害者曰妖語曰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此亦草木之妖

而萬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癭木擁腫者竊獨鍾其美
而見幸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月始
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游
嵩山少室緱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既還不及見又明
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以留守推官歲滿解
去只見其蚤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然目之所矚已
不勝其麗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
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
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然余
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不知思公何從而

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者亦未必特也故
所録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中間論洛陽一段是小題發大議論

文編卷之五十七 終